

第5卷

徐訏文集

上海三新書店

第5卷·小说·

徐訏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炉 火	1
彼 岸	121
痴心井	229
盲 恋	297
巫兰的噩梦	417

炉 火

一

客人散了以后，夜已经很深，佣人们来收拾屋子，叶卧佛步出会客室，走到院中，他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中有丁香的香味。他抬起头，看到浩阔冥渺的天空，天空上满布星星，淡淡的月儿隐在云中。他骤感到了空寂，一种奇怪的空寂在他的眼前，在他的心中；四周有隐约的声音，但没有一个声音是属于他的；也有模糊的颜色，但没有一种颜色是属于他的；世界以为有一件事情属于他，更没有一个人是属于他的了。

又是春天，足足一年多他没有意识过时节。这一年多立体的日子，一时之间像都集中在一个平面上面，好像都是昨天，昨天就在目前。他站在被告席上，空虚痴呆地听律师们辩护，他听着，但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他的脑子是空的，眼前看见的是一个平面，法庭中旁听的人群是一幅野兽派模糊的图画，法官、律师、庭丁、法警都像是数学上的符号，像他画板上的一块一块的颜色，像乐器上一个一个的声音，他看他跳跃、闪动、晃摇……时时使他头晕，头晕时他就闭起眼睛，他觉得天在摇，地在动，周身不能自主，一次两次地倒下来。

于是他就被抬，被抬到病车，抬进医院，他昏昏沉沉，睡在病床上，听医生们抚摸、打针，他只看到白色的游流。于是他又被送到法庭，一群一群人在他面前晃过，人影组成了灰色黑色的平面。

最后，他又被送进医院，他僵卧在病床上，像一张古旧的肖像画一样，挂在墙上，听凭人家估计、评论、抚摸、考究。

这许多日子，他没有意识到阳光，没有意识到风雨，一切的声音都混成一片，昨天与今天的声音都在一个时间的平面上变成了混杂，昨天与今天的颜色都在一个平面上化为灰色。

他没有悲哀，也没有愉快，他没有一点情感的起伏，他似乎已忘忽了他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世界的存在，声音与颜色混在一起，过去与未来混在一起，时间与空间凑在一起，整个的宇宙是一个古怪的空漠，日子与季节就像颜色涂在黑色的纸上，他与世界已脱了节，他不知道，也从未想到，到底是世界遗弃了他，还是他遗弃了这世界。

自从他第一次在家里晕倒，整个的城市都是他的新闻，可是他都没有听到。他犯了罪，他有了病，多少的朋友学生在帮助他，多少的律师为他辩护，他都没有知道。现在回忆起来，他只有一个模糊的观念，一个模糊的声音：

“罪！”“罪！”

“病！”“病！”

于是有多少的医生与看护在为他治疗，他记得的是：

“休息！”“休息！”

……

是春天，又是春天，世界还是存在着，自己还是存在着。

但是距离是多远呀。

一阵风，丁香树萧瑟一声，他觉得这是春寒。他越过庭院，走进了他的书室，他开亮了灯，倒在一把最近的沙发上。于是仔细地回忆今天，今天，他们朋友把他从医院接出来，越过新闻记者的包

围,登上汽车,他又开始看到街景与人群,他又开始感到他还是没有遗弃这世界,而世界也没有遗弃他。

这世界,房子还是房子,行人还是行人,店铺还是满橱窗的货物在招徕顾客。这世界的行进未曾有过一分钟的停止,正如他刚才所坐的汽车一样的在行进。他没有对同车的朋友说一句什么。一年来,他已养成了不说话的习惯,他开始体验到沉默也是一种艺术,正如谈话是一种艺术一样。

他就这样被载到了家的。这家,其实只是一所房子,与其说是他的家,还不如说是他宾客们的家为是。他之这样好友好客,就因为他没有家。也因为他之好友好客,所以有这样一个家。

家里,灯光是辉煌的,人声是噪杂的,他一下车,他看到簇拥的人们从门口拥出,同他招呼、握手,把他拥到里面。他体验到这热情,他感激这份温暖,但是他只用微笑代替了一切的表示,没有说一句话。人声、灯光、杯影,时而模糊,时而清楚地在他周围跳跃。他接受人们的庆祝,接连饮了几杯酒,这酒现在似乎还在他的胸口。他知道与其说大家庆祝他的痊愈,毋宁说大家庆祝他的重生。

但是他是否真的重生了呢?

现在,朋友们学生们都散尽了,只有一个多年的佣人在收拾客厅,预备他明天的生活,但是坐在这旧识的沙发上,他竟不知道留给他的世界是些什么。

有一阵夜来香的清香。是的,他立刻看到他房中的瓶花,不用说,这是他朋友或者学生为他布置的。多年来,他依靠友情的温暖而生存,而现在他更加敏感地来怀念这友情的伟大。

自从他犯罪以后,法庭上那几个律师凭着友情与信仰为他辩护,许多其他朋友为他奔走。在医院里,医生护士,赖着直接间接的友情给他许多说不出的情热与安慰,……以及现在,这夜来香发着清香。

但是他需要的,似乎还有友谊以外的东西,这是什么呢?他的思维在没有目的中探索过去,他记起他的犯罪,他的疯……一瞬间,他感到一种缺憾,他举目向周围望去,他发现墙上少了一幅画。

他迟缓地站起来,他忽然想寻那一幅画。他随即想到这是他朋友们为体验他心境而收藏了的。但是他竟不能因为看不到那幅画而忘去那个人。他想找它出来,而这一个思想竟于一瞬间如炸药的爆发,使他马上有看一看那肖像的需要。他略一沉吟,忽然想到在他住院的时期中,朋友们曾经替他开过一次画展,这张画一定是一同展览,但一定标出“非卖品”,而后来一同被收藏起来的。那么它一定是在楼上画室里了。

楼上连贯着一共有三间,右面是一间储藏室,里面存放着他过去的作品,其中有许多画幅,多年来他都没有去动,甚至不敢去动的。中间较大的就是画室。左面一间是他的休息室,放着沙发板桌烟斗茶具一类的东西,这是他工作的区域,很少有人上来,楼下三间则是他起居的区域,无数的熟友与学生们都在进出,用不着招呼,他们自己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自由自在的谈笑。

他抱着迫切的需要,摸到了楼上。休息室的电灯通亮,壁炉里炉火融融,这都是为庆祝他回来而布置的,而现在尚未撤去。房间里一切同以前一样,但是桌上多了许多鲜花,墙上的画幅则已被取去。三四叠画幅堆在楼板上,五六叠靠在墙角。他想到那变动是因展览会的缘故。他无意识地坐到在壁炉前的安乐椅上,预备在那些画幅里寻找他想找的肖像。

他拿起第一张画,是一幅静物,旁边是“147”号的标签,显然是那次展览会的编号。他看了一看,就放在一旁。拿起第二张,他无意识地吃了一惊,视线避到标签,是“49”号,他再一看这画,他一时竟不知所措,这是他二十多年前的作品,十几年来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十几年以前曾经标作非卖品展览过几次。以后他几乎把它忘

了。现在，一瞬间他看到下面新标的“非卖品”与“少女像”的字模。他似乎想重新估计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或者是想重新在那画里唤起回忆似的，他把那画放在画幅堆上，靠着墙壁将自己的身躯后靠，维持一个足够的距离来鉴赏这画。

这是一幅正面坐着的少女，头部微倾，面上浮着妍媚怠倦的笑容，两手握着垂在衣襟的前面，黄色是它的主色，深绿淡绿是它的副色。这少女闪着跳跃的青春的光芒，嘴唇似乎在微颤，头发很长，垂及两肩。在手法上他现在感到不够强硬、确定，但是他惊炫于这所表现的少女之神圣与纯洁。

“把一个女子表现得这样神圣纯洁！把一个女子表现得这样神圣与纯洁！”他不禁低喟地呼出。

房中的花束发出媚人的芬芳，这使他对面的少女嘴唇颤动，羞涩地叫出：

“叶先生。”

二

“叶先生！”一声羞涩的沙喉咙的叫声。

卧佛抬起头来。

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垂着不整齐的头发，穿一件蓝布的旗袍，露着匀称而稍嫌太细的腿，穿一双白帆布鞋，身材清削，面色萎黄，垂着眼站在他的门口。

“你是沈小姐么？”

“是的。”

“请坐，请坐。”

她羞涩地坐到卧佛让给她的位子上。

“你是沈其苹小姐？”

她点点头。

“听说你读过小学?”

“我读到初中二年级。”

“你以前做过模特儿么?”

“没有。”她低声地回答,似乎很害羞似的。

“这也是很高尚的职业,你应当不自卑,也不要害羞。尤其我们学艺术的人,是绝对尊敬这职业的高贵与神圣性的。”

她没有回答什么,但猛然抬起头来,用定神的视线望望卧佛。这在卧佛是一个意外的注视,他骤然在她清削的脸上发现了稀奇的纯洁的光彩,她的眼睛不够有神,但是很大,围着长长的睫毛,像受惊的猫的表情一样,颤抖着令人同情。尖下颏配一个薄唇的小嘴,上面镶着挺直的鼻子。

——是这样清秀的孩子,清秀得像她父亲的字。卧佛想着,他心里已经决定要聘用她了。他说:

“你知道这里的待遇么?”

“知道。”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特别加一点。”

“随便你先生好了。”

“那么明天上午就开始,每天九点到十一点,希望你九点钟到这里。”

她点点头,就站起,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卧佛送她到门口,她也没有回头招呼。

沈其莘走了以后,卧佛开始有许多感慨与不安。一个书法家的女儿竟来求这一个社会所不同情的职业!他想请一个模特儿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曾经找到两三个都不合适。沈其莘是沈大年的女儿,沈大年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家,但是因有鸦片嗜好,晚年潦倒不堪,同一个弃妇姘居,又有两个孩子,大年心力不济,对于女儿也无心顾养,前年大年逝世,其莘情形就更加不堪,所以想出来找事,但又没有能力。有一个以前是卧佛的同学,现在是他的朋友的太

太，与沈大年是世交，知道卧佛要请一个私人的模特儿，所以替她介绍给卧佛。并且叫卧佛不要给她说出。卧佛对于沈大年的字是很钦佩的，所以在未见其苹以前，已经非常同情。见了面又被其苹清秀的面孔所吸引，所以很快就决定了。

其苹于第二天就来工作，起初自然是不十分习惯，但一个钟头以后，她似乎比较安详自然。在休息的时候，卧佛很想问她些什么，但是她一点没有笑容，也没有谈话的倾向，静静地望着卧佛画室的四周。卧佛也就修改自己的画幅，假装着没有注意她，以免使她不安。最后他说：

“你要喝水么？在那边。”

她用她定神的眼睛望望卧佛，摇摇头。

到十一点钟时候，卧佛放下画具。他说：

“今天就这样吧。你很累了么？”

她没有表情，接着点下头走进屏后，穿了衣服出来，很快地就预备走。

“等一等。”卧佛叫住了她，“你需要钱么？”

她愣了一下，不响。

“你如果需要，可以先拿你一半薪水去。”

“假如你……随便好啦。”她说。

于是卧佛拿出钱给她，她没有数，往袋里一塞谢也不谢一声就走了。

这样连续三天，其苹总是准时到，她没有说一句话，没有笑过，最奇怪的是没有看一下卧佛画幅上的她自己。

卧佛开始对她有好奇的心理，想知道她一点底细。大概是第五天，卧佛到十一点多才停止工作，等她穿好衣服拿起一顶纸伞预备走的时候，他忽然留她说：

“等一等，我同你一同走。”

她停下来，等卧佛理好画具，盖好画。看卧佛拿了帽子，她就

往前面走了。卧佛关上门，跟着她。

“你是回家去吃饭吗？”

她没有肯定地点头。

出了门是一条较阔的路，两旁有一段浓郁的树木，是近中午的时候，阳光晒在其莘的身上，她支起一顶纸伞，在她那件蓝衣的衣裳上，起了深浅的花纹。她只是自管自走路，似乎没有意思同卧佛谈话，卧佛忽然发现她个子很高，只是非常纤瘦，他就抢上一步走在她的旁边。

“你似乎很不爱谈话似的。”

“我不会说话。”

那时树上正有麻雀在噪切。卧佛就说：

“这怎么讲，鸟儿都在说话。”

她又不响了。

“你似乎心里很不快活。”

“叶先生心里一定很快活，是不？”她没有回过头来，但是声音还带着特别的调子。

“既然做了人，多么不快活也当向快活方面走。”

她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候已经走尽了那段有树荫的路，前面是一条横路，她说：

“叶先生也到那面走么？”

“你高兴同我一同吃饭去吗？”

“不，不。”她好像很坚决似的说，又勉强地加上一句，“谢谢你。”

这时候有一辆黄包车过来，她就跳上车子。

“明天见，叶先生。”她闪动大圆的眼睛，用完全不同的活泼口吻说，好像她嘴角浮出了一点漪涟，这是卧佛第一次看见她的笑容，也第一次看到她珠圆的稚齿。他没有听到她同车夫说的地址，她的阳伞挡去了卧佛望她的视线。

自从那天以后，第二天其苹的态度就有一点改变，她好像比较活泼而自然，也偶尔有一个字两个字的答语。

卧佛又邀她一同吃饭，她又拒绝了他。工作完毕，她就匆匆地走了。

此后卧佛每天都邀她一同吃饭，她从来没有允从，但是在婉谢的时候总露出一丝很有风致的笑容，这在平常是很少有的，卧佛好像就这一丝笑容，每天总是照例邀她。

两星期过去了，卧佛对她发生非常奇怪的好感，她没有晚到，也没有告假，而对于工作总是非常尽责，不嫌麻烦的认真地尽她的本分。卧佛有时很想同她谈谈她的家世，她总是躲着不理。

有一天，卧佛买到了一张沈大年的墨迹，他就挂在画室里。其苹来了，她看了一眼。

“这是你父亲的墨迹。”

她望着墙上的屏条，一句不响。

“你父亲的字同你一样清秀。”卧佛说，“他一定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

“他对不起他天赋，同对不起他女儿一样。”她说了，马上走了开去。

卧佛不敢再说什么，接着他们就开始工作，他觉得她一直都在想什么，很不快活似的。工作完了，卧佛又邀她吃饭，她忽然很冷漠似的说：

“我还没有单独同一个男子吃饭过。”

“真的么？”卧佛吃惊似的说，“那么谁有这个光荣呢？”

自从那天以后，卧佛开始觉得自己的情感有点异常，他在其苹不在的时候想念其苹，在其苹在的时候感到眩惑，他的心一直不安。有时候他几乎不能够好好工作，他开始有暴躁的脾气，他摔画笔，摔颜色，摔茶杯，他似乎有点恨其苹。摆一个姿态，又换一个姿态，他常常无从下笔，他怪其苹不听他指挥，可是其苹总是非常有

耐心照他的意思换许多美丽而吃力的姿势，始终用冷漠的眼光看着他发脾气，看他自己痛苦自己。一直到卧佛绝望似的说：

“明天再说吧。”于是其莘穿起衣服，轻轻地用似笑非笑的漪涟，道声：

“叶先生，明天会。”就匆匆地去了。于是有时候，卧佛发疯的带着怒声说：

“等一等。”

她停了一会。

“算了，算了，没有事，没有事。”

她丢一个冷淡的眼光就悄悄地走了出去。

卧佛于是很重的在她身后关门，一个人在屋内发疯，于是抽着烟，在室内旋转，望着画架上未完成的画，倒在床上，冷静分析自己，他诅咒自己懦弱，他不觉泫然流出泪来，他自己对自己说：

“我在爱她?!”

这样的情形继续了许久，卧佛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他像挑其莘的错处似的对她发莫名其妙的脾气。

“感情，感情，我要你有点感情，在你清秀的脸部，在你手臂的曲线上，在你匀称的大腿上，……”

“你怎么像一个木头人一样？你知道你的姿势是向上飞跃，你的心你的意志，你的感情也要向上飞跃才是道理？……”

“你看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怎么可以没有意向……”

其莘一直不响，冷漠地忍着，对他的脾气她不问不闻。

最后，卧佛流了一身汗，掷下画笔说：

“明天再画了。”

其莘仍旧平静地，不动感情地起来在屏后穿衣裳。

卧佛坐在沙发上，一面用手巾揩汗，一面拿一支烟塞在嘴里。等其莘从屏后出来，卧佛正抽上纸烟，望着其莘疲倦的眼睛，骤然感到非常惭愧与抱歉，他几乎是讨饶似的问：

“你很累了?”

“还好。”其苹回答时眼睛都没有看他,她已经预备走了。

“能不能坐一会同我一同去吃饭呢?”

“不了,谢谢你。”她非常疲倦似的说,但略一振作,就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卧佛一个人在画室里,开始恨其苹的冷酷,又非常内疚地责备自己的脾气,他忏悔、祈求、不安、焦虑以及说不出忧闷的相思。他无心吃饭,什么书也不能看,什么娱乐都感不到兴趣,到夜里是难堪的失眠,一直到第二天。

其苹来了,一切照旧,卧佛起初自怨自艾,最后对什么都发脾气,其苹还是一样的忍耐。但等到工作完毕,其苹从屏后出来,她忽然没有预备走,低声平静而庄严地同卧佛说:

“明天起,我不能再来了。”

这是一个晴天的霹雳,是卧佛没有想到过的事。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艺术家。”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没有真的感情表情,没有真的意向来做姿势。”

“不,不,”卧佛忽然忏悔而颓伤地说,“一切都不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他的眼泪流下来,哀伤而祈求似的说,“其苹,你真的一点不知道,我在爱你么?”

“叶先生,我是一个模特儿,不是戏子,可以听凭你导演出各种表情来让你绘画。你需要的时候,还有真的情感来同你讲恋爱。”她忽然很长成似的,用低微而坚决的带沙的声音说:“谢谢你,这是我的地址,”她拿出准备好的纸条放在桌上,又说,“我的薪水,请你随便什么时候派人送给我好了。”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卧佛说,“你知道我这些日子来的情感紊乱得像一个疯子,只有让我说出我爱你,我才比较清醒一点。”

但是其莘没有理他，一个人悄悄地走了。

卧佛一时竟昏迷过去，许久许久，他才发现自己在画室里，无法处置以后的生命，他后悔他刚才没有留住其莘，倾诉他自己的情感，他又忏悔自己过去这些日子来不正常的脾气，一瞬间想起了其莘在这些日子来所忍受的伤害与痛苦，而自己竟以为她是一个冷酷无情，对他的喜怒哀乐毫无反应的人，最后他又恨其莘不能了解他一点点，恨她没有诚意来听他最后的忏悔与倾诉。

但是卧佛发现他实在是太爱其莘了，他无法生活，也无法工作。他必须再见她一次。于是他开始写一封信给其莘，他用无比恳切的话求她原谅他一切的暴躁脾气，不近人情的对她责怪，自己不知自己，但现在他知道他要的是她的反应，他愿意她可以有一天给他一点刺激，打他、骂他，或者毁了他一切的画幅。他自从第一天起，就希望她对他的工作有一点点重视与尊敬，至少有一点点注意，即使不在他的画上，也当在他画中的她的自己，但是她从来没有兴趣去瞟它一眼，这使他非常非常地痛苦，这因为，在他感情中慢慢地已经感到全世界人类的瞩目都不如她的一瞟为重要。于是他求她还能够给他一点点友谊。希望来看他一次。这封信他写了一夜，换好几次的写法方才写好，最后他附了一张她应得的薪金数目的支票。

他本来想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去，但是后来觉得他应当送一点礼物给她，所以他就出去买了几件衣料，一只手表，两双皮鞋。他用尽了他手上所有的钱，这似乎是一种补赎，也是一种忏悔，心里好像轻松了许多。他把这些礼物同那封信，派人送去。

她的地址是一个由陈小姐转交的地址，显然不是她的家。卧佛期望送去的人会带回一点消息，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只带回陈小姐一个收条。其莘本人不在，他把东西留在那面。这使卧佛非常失望，但仍旧相信她收到东西后会给他一封带点同情心的信。

卧佛用无比的耐心等她来信，他不敢出门，探视每一次邮差来

时的消息，他一个人在画室里盘旋，就在这个场合中，他有机会巡视他自己的画幅，他突然在其苹的人像中发现了一点从未发现的素质。

他所想完成的画是一幅需要动的韵律的模特儿，他先习作其苹各种动的姿态，再把她放在画幅里去。但就在把其苹放在他画幅的时候，他发现一切都不是他所要的。他现在的发现，是他可以把其苹单独画成一幅非常意味的人像。他发现是他对其苹的情感或者说是其苹的个性使他不能将她为他画幅而存在，不能使她表现他画幅的需要，而是他应当用他的画笔去表现其苹才对。

是这样的感觉，使他重新将已画的其苹与他想象的其苹画到素白的画幅上去。那天整个下午，他集中心意在他画作上。暂时他的确忘记了现实的痛苦，可是在工作疲倦的时候，他马上发现他还是需要其苹的消息。

其苹的消息于第二天早晨到来，她退还了他送她的一切礼物，还给他一张薪金的收条。

这给卧佛是什么样一个打击呢？他再无法退到自己的工作里去，他整天在痛苦与不知所措的时间中熬煎。他就这样病倒。

就在卧佛的病中，有许多朋友来访候他，那位把沈其苹介绍给卧佛的史太太，也就在那时候来访他。卧佛没有隐讳的告诉了她他爱其苹的经过，这很使史太太惊奇。她说她曾经碰见过其苹，知道她已经不在卧佛那里做事，而到一家书店里去做店员。她最后说 she 可以为卧佛去看其苹，并且将卧佛的情感去对她说明。她说卧佛如果愿意同其苹结婚，其苹一定很愿意的。

是这以后第三天，其苹突然来看卧佛，这给卧佛异常的惊奇与安慰。其苹仍旧穿着朴素的衣服，垂着不整齐的头，面孔上带着羞涩的表情，轻轻地走进来，没有说什么，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代替了招呼，就坐在一个角落里。

“想不到你会来看我。”卧佛开始说。

“我听史太太说你病了。”

“史太太没有同你说什么别的？”

“……”其苹没有回答，仅露出一个有风致的笑容。

歇了一会，卧佛见她没有话，就说：

“你坐到这里来好么？”

“……”其苹又露出一个微笑，没有说什么，很自然的就坐在卧佛近旁。

“我今天已经好了许多，”卧佛把身子在床上上移，靠在床栏上说，“我想热度已经退了。”他自己摸摸自己的额角，去拿其苹的手，其苹没有缩回，听卧佛把她的手放到他的额角上。

“是不是没有什么热度了？”卧佛说。

其苹点点头，又没有说什么，眼睛注视卧佛的眼睛，露出一个很动情的笑容。卧佛看到她稚圆的前齿，他拿她的手放到自己的唇上，其苹没有动作，也没有说话，她的笑容始终停留在几粒稚圆的前齿上，卧佛说：

“现在是不是已经了解我的心了？”

“……”其苹还是没有说一句话，偏动了一下头部，头发倒垂下来，卧佛为她理了一下头发，就拥住了她的头部。

在这一个拥吻以后，卧佛的眼睛已挂上泪珠。彼此再没有话说，也不用说话。

卧佛于第二天就起床，以后其苹就天天到卧佛地方来，就在那时候卧佛完成了病前所绘的未完成的其苹的肖像。卧佛有非常顺利的情绪与想象来完成那一幅画，他明确意识到好像他应当把画献给其苹，并不能使其苹来献给他画。

没有半个月他们就结婚了，那张画就挂在他们新婚的房间里。婚后的生活很甜美，卧佛为其苹添置了许多衣服，尽量把新娘打扮得符合自己的理想。而其苹似乎也逐渐丰满起来，面色润泽而转健康。每天在卧佛授课完毕以后，卧佛教其苹一点书，他们计划着